

【韩】朴景利 著
刘广铭 金英今 译

第一部
第一卷



民族出版社

第一部

第二卷



【韩】朴景利 著

刘广铭 金英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 第1部. 第2卷 / (韩)朴景利著; 刘广铭, 金英今译. —1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105-10241-9

I. 土… II. ①朴…②刘…③金…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844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9-4763号

本书由朴景利授权民族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 南海仙

封面设计: 千太阳·于颖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420千字

印 张: 21 印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0.00元

ISBN 978-7-105-10241-9/I·2069(汉609)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朝文室电话: 5813053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出版

《土地》翻译委员会

顾 问：

金柄珉 中国延边大学 校长

崔泫瓚 韩国延世大学 人文大学长

委员长：

金虎雄 中国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主任

委 员：

刘广铭 中国洛阳外国语学院 教授

金英今 中国洛阳外国语学院 教授

金宽雄 中国延边大学 教授

赵南哲 韩国广播电视大学 教授

目 录

第二篇 追踪与阴谋

- 第十四章 追踪 / 3
- 第十五章 无名烦恼 / 12
- 第十六章 在木器棚里 / 19
- 第十七章 是风吗 / 27
- 第十八章 草绿是同色儿 / 34
- 第十九章 白菜地风景 / 43
- 第二十章 残缺的月亮 / 53
- 第二十一章 云峰的名人们 / 62
- 第二十二章 白衣人的认识 / 71

第三篇 结局与萌芽

- 第一章 意外小事故 / 80
- 第二章 老保守派和老开化派 / 90
- 第三章 救救我们吧 / 98

- 第四章 渡口 / 106
- 第五章 动乱风闻 / 114
- 第六章 谋杀 / 124
- 第七章 农民是悲伤的看客 / 134
- 第八章 心中有数 / 142
- 第九章 落网 / 152
- 第十章 杀人犯的儿子们 / 162
- 第十一章 被救赎的灵魂 / 170
- 第十二章 坐牛车来的少年 / 179
- 第十三章 折一把迎春花 / 188
- 第十四章 斜阳的挽歌 / 196
- 第十五章 回来的任伊妈 / 206
- 第十六章 李副使府上的少爷 / 215
- 第十七章 西姬出门 / 224
- 第十八章 围攻 / 231
- 第十九章 兽欲的牺牲品 / 239
- 第二十章 老金家的 / 247
- 第二十一章 无底深渊 / 256

第四篇 疫病与灾年

- 第一章 首尔来的客人们 / 264
- 第二章 发病 / 275
- 第三章 私刑 / 284
- 第四章 沟沟是死神 / 291
- 第五章 生与死 / 299
- 第六章 爬在布袜脚背上的阳光 / 307

第二篇

追踪与阴谋

第十四章 追踪

姜猎户一心想见上贵女一面再走，探头探脑地往屋里张望着。这会儿致修已经向尹氏夫人道完别正在走出中门，姜猎户一脸失望地望着他的背影，但也只好跟在致修身后。门前有一群下人在列队等着恭送主子出门。

致修旁若无人地跨上了驴背。抓着缰绳的寿东紧闭着隐埋在稀疏的胡子当中的小嘴儿，向着列队的人群送去一瞥。

三洙怪模怪样地笑着，福伊向他使了使眼色。驮上行李的另一头驴子似乎在提防络腮胡子姜猎户似的，一抓住它的缰绳就哼鼻子。

“老爷，一路顺风啊。”

每个人都打了招呼，崔致修却坐在鞍轭上一直望着江水。

出行之简单是意料之外的，都以为至少得带三四个下人，或许还有金平山同行呢，可是崔致修只带一个力气也不算大的寿东，就和姜猎户一起出发了。下人们缩着腰，呆呆地望着走在下坡路上的两头驴子。

他们沿着河岸缓缓走在由驴蹄子和人的脚步踩实了的道路上。恋恋不舍的姜猎户一步一回头，直到崔参判家的屋顶看不见了才垂下眼帘，头也渐渐低了下来，视线落在自己的脚尖上。

“也不是永远不再回来不是？”

驴子斜眼看着姜猎户，仍然觉得他不可靠似的哼着鼻子。崔致修骑在前头的驴子背上，背影看起来像驮行李。

“整个儿天下都空了一样，心里空落落的，不知该怎样好了。枪也不稀罕，钱也不稀罕……”

路边蔓延的草叶上留着露水，弄湿了稻草鞋。好像要变天似的，散落在空中的云彩急速地翻滚起来，但天空依然呈现出一片空旷而冰冷的蓝色。田野在劲风中起伏舞蹈。牧童赶着牛穿行在田野上，牛犊儿一蹦一跳地紧跟在母牛的身后。

走了将近十里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有走在前头的寿东脸上偶尔露出紧张的神色，但随即又陷入沉默之中。

“谁知道少爷他到底咋想的。不过，这次出门事儿是肯定会出的，因为少爷他是个可怕的大人啊。”

寿东无法不想起九千在智异山上的传闻。要是可能的话，他想从脑海里彻底抹去九千的身影。他抓住缰绳赶路，眼前却浮现出那天晚上囚禁后园小姐和九千在道场的可怕一幕。早有心理准备似的坦然而毫不反抗的九千那不肯屈服的脸更是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第一个觉察到他们那见不得阳光的爱情的人就是寿东。事发后的第二天早上得知道场门敞开着而一对男女得以逃跑的消息，心里高兴着希望他们能跑到崔家鞭长莫及的地方的人也是寿东。当时探望花心里丈庵先生的病情回来的致修应该从尹氏夫人那里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但从里屋出来的时候他却咧嘴笑了笑。

“吉祥，你这混账家伙！为什么没有扫树叶儿？”

致修在厢房院子里吼叫了一声，然后和往常一样跨步进了厢房。之后的第二天，再一个第二天，下人们从他的身上仍然觉察不到任何动静。偶尔传来他派人探问九千下落的消息，也会让下人们紧张一阵子，但是久而久之人们也不再因为那件事情而关注崔致修了。因为是琴瑟不谐的两口子嘛，下人们就这样把它当成了是已经了断了的事情。

“不是的，不是的。少爷是啥脾气呀？他的脾气，我可知道。”

致修的射击练习让寿东明白了自己的担心，而且他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就在现在，打上简单的行装，他们一行不正在向着山里进发吗？如果把打猎仅仅当作是场游戏，那崔致修是绝对不会就这么几个人上山的。寿东觉得九千的命运似乎已经被注定了。

“可怜的家伙，难道不知道终究会是这样的下场吗。践踏人伦道德，怎能想着活下来呀。别人的女人，那也不是谁都一样的呀。像天一样的主子的女人，要不是鬼迷心窍了，怎么可能呢。肯定是疯了。该死的，这差事儿，可怎么好啊。”

到了酒馆儿门前，崔致修为了歇息从驴子上下来的时候，寿东快速地察看了一下主子的脸色。总是冷酷地紧闭着的嘴唇这回是咧开着的，这对于牵着驴子走在前头、一路想象着崔致修冰冷的表情的寿东来说是意外的。给驴子饮水的时候再看那边的致修时，致修正望着江水出神。他看起来似乎任何想法都没有，甚至显得有些呆傻。姜猎户则蹲在酒馆儿门前，皱着眉头仰望天空。

“今天晚上要住在燕谷寺。听明白了吗？”望着江水，致修说道。

“是。”

致修这是在重复临行之前说过的话。仰望着天空的姜猎户站了起来，向着致修的背影踉踉跄跄地走过去了。

“大人！”

崔致修缓缓地转过身来望着姜猎户。

“大人！”

“……”

“那个……”

“……”

“倒，倒也是……那个，没，没事了。”

“……”

“以，以后再说给您听。”

说着说着，姜猎户的脸变成了胡萝卜，不一会儿工夫又变得煞白煞白的。崔致修始终默默无语地一直望着姜猎户。

他们一行重又上路，告别蟾津江流域，拐进山中的崎岖小路，在太阳落山之前来到了燕谷寺。蕴藏着寂寞冷气的山的气息，渗入到停住脚步的一行人的衣襟里。垂暮的阳光照射在陈年的松树、枫树和赤杨树上显得格外的明丽。把驴子托付在山下的庶民家里，崔致修率领着寿东和姜猎户徒步上山踏进了山门。寺庙内的人口应该很多，但里面一片寂静，只有渐次变薄的亮光被青紫色的雾气所笼罩，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个穿墨色长衫的比丘甩着胳膊走了下来，长衫的衣襟哗啦哗啦地飘舞着。

“师父。”

瞧见比丘的寿东赶在致修前面弯了下腰。

“啊，这会儿是怎么来的呀？”

年轻的比丘急忙合掌答礼。

“是太太来了吗？”

“不，不是的，是少爷路过这儿……”

“是，是嘛！”

比丘慌忙向着崔致修合起掌，眼里流露出惧怕的神色察看片刻后道：

“小僧这就去禀告老师父。”

飘舞着长衫的衣襟转过身去，比丘比下来时要慌乱许多地上山去了。光秃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挖了沟似的凹凸不平。姜猎户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比丘的背影站在那里。斜坡下边，流着山泉的地方有两个七八岁左右的小沙弥，他们抬起白净

的脸蛋仰望着来到寺庙里的客人，和长得像山贼似的络腮胡子姜猎户一对上眼光，他们就像鳖一样立刻缩起了脖子。

“那些孩子没有父母吗？”

不知是对寿东还是对姜猎户，崔致修问道。

“有些是没有的吧，不过也有父母敬奉的孩子吧。”

寿东回答道。

“孩子们长得好啊。”

“是的。吉祥那家伙也是长得挺好的。”

致修的嘴角浮现出怪异的微笑。寿东慌忙垂下眼帘。

“长得挺好的？”

说着，致修咯咯地笑了起来。寿东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尴尬地紧握着双手。当笑脸消失的时候，崔致修的眉毛周围像是着了色似的变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都显得茫然而又呆傻的崔致修的脸，这会儿荡漾着十足的恶意。

“长得好个屁，都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家伙们。”

崔致修啐了一句。

比丘惠观正急忙跑过来，凸出来的颧骨因为步履匆忙而泛着红晕。

“老师父吩咐请各位进来。”

走过大雄宝殿，拐进林荫小路，惠观领着致修一行向庙庵方向走去。庙庵前有个身高六尺左右的老和尚站在那儿望着这边。当致修走近的时候，牛观的眼里放出了光芒。

“这是怎么来的呀？”

崔致修轻轻低下头：

“路过这里刚好天也黑了，想借住一晚上。”

“呵呵，远道而来辛苦了。”

牛观请致修进了庙庵。寿东听从致修的吩咐，退下来跟随惠观来到林荫小路。

“好久不见了，禅师这阵子过得可好？”

致修面对牛观坐下来，先施了礼。

“是啊，或许是枉度了岁月，身体是越活越年轻，心也向往着繁华世界，怎敢奢望往生极乐啊。”

牛观放声大笑。

“对了，家里都别来无恙？”

“没什么事。”

“令堂也好？”

“是。”

“春天见到的时候似乎瘦削了许多，不知最近如何啊。”

这次是致修的眼睛放出了光芒。

十多年前，在跟随丈庵先生去全州后独自回来的路上，致修曾经路过泉隐寺并拜见过当时还在那里的牛观。年轻儒生崔致修蔑视佛教，认为它和巫师那一套没什么两样，是一种惑世愚民的邪教。所以在言谈举止中也就流露出了对牛观的鄙夷。牛观那没有披袈裟长衫，只是着单上衣待人的无礼也让致修看不惯。这也是少年轻狂的致修只从形式上接受了丈庵先生的思想的结果。实际上，佛教势力由于李朝的排斥已经一落千丈，此时只能依靠女流之辈和庶民阶层的信仰勉强维系香火。往日构成知识上层的僧侣如今沦落到受人作践的地步已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他们的堕落和胡作非为甚至在庶民阶层都导致了自己权威的丧失。因此从现实角度看，作为排佛之重镇的儒家蔑视佛教也不是没有合理性的。

不过，牛观当时并没有介意致修的言行。

“天这么早可怎么得了，来年哪，估计寺里的粮食都难以筹集了。照这样下去，和尚化缘还能容易啊？”

牛观咧嘴微笑了，他那不咸不淡的回应让致修泄了气。本想在寂静的山中寺庙以唇枪舌箭来打发时光的致修觉得既羞愧又扫兴。致修当然没有把牛观的话当成江湖骗子的把戏，因为他那仿佛能压倒一切的不同寻常的高大身躯和如炬的目光。

“豺狼一样的东西，这老家伙都吃了些什么呀，别说是除去百八烦恼了，整个儿人简直就是欲望的化身呀。”

心里骂着，致修望着牛观禅师，觉得现在的他和十多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儿。牛观并没有老，他那长而浓密的眉毛下，大大的眼睛充满着活力，刚毅而笔直的身架俨然有身经百战的将帅之风骨。

“这是去哪里啊？”

牛观禅师眼睛盯着致修问道。

“去处并没有定下来，想打打猎再顺便找个人。想先到智异山那边转一转。”

牛观遮住眼皮的眉毛非常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想犯五戒之一呀。”

“佛道的戒律和儒生有何相干哪。”

“寺庙里的老头子说的话，请不要介怀。”

“至于介怀吗？不过，我要是犯了五戒之一，因为地狱的业力而落到三恶道，禅师能为我做什么呢。”

致修微微一笑。

“说不定老僧也会同行呢。”

“七十年的修行难道是徒劳的吗？”

牛观点了点头。

“可是，黄泉冥府也不一定是不讲情理的呀。老僧总觉得比起人的律法，佛祖的律法更宽容啊。”

致修咯咯地笑了起来。

“要是那样，为了那些罪人取消地狱就好了。”

“老僧也是这么认为。”

牛观也咯咯地笑出声来。

要一间干净的僧房住下来吃完晚饭后，致修久久地徘徊在寺庙的院落里，最后还是去禅房找牛观去了。

“实在无聊，我又来了。”

端坐在灯火下的牛观转过了身体，这回可不是刚才开怀大笑的那种神情。灯火是通红的，他的脸却像是用青铜雕成的一般沉重而阴暗。致修看上去显得有些迟钝，他望着牛观那僵硬的脸在对面坐下来。

“明信！”

牛观大声招呼。

“是——”

“烧茶水过来。”

“是。”

当小沙弥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的时候，牛观往陶质茶壶里放几撮雀舌茶后盖上盖子，然后拿出了茶杯。之后房间里像是山的寂寥凝固成块状，陷入了沉甸甸的静默当中。哪一方都不想开口，只有灯火在闪烁着。沉默一直持续到上座明信的脚步声传来。牛观把明信烧来的铜罐里的水倒入陶质茶壶里，等到雀舌茶泡得差不多了就倒入茶杯里。还是忘记了说话，两人默默地端起茶杯，像是闻着怡人的茶香倾听静夜的声音似的坐在那里。

“当上座的孩子们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致修冷不丁地问一句。

“是佛祖派来的。”

喝一口茶，牛观回答道。

“都是些什么人家的孩子？禅师派给我们的吉祥那家伙是谁的孩子？”

“是天地万物的孩子。”

“以为能违背血缘吗？”

牛观和尚没有说话。像是一根毛发的动静都不愿错过似的，致修用眼睛扫视

着牛观禅师的全身。

“不可能违背的吧。”

过了很长时间，牛观和尚才有了回答。致修露出了会心的一笑。

“我就相信您会这样回答。”

“那么，参判府上的大人是可以违背血缘的了？”

“是的，正是。对那些玷污了血缘的家伙。”

“狭隘啊。”

牛观低声叹息道。但是，致修却充满着喜悦，连声音都是颤巍巍的。

“大师！”

“是，请讲。”

“寺田有多少啊？”

“这个嘛。”

“我想布施个百八十石米。”

“.....”

“为的是有个男人要死于非命。作为佛门中人，大师有义务超度客死鬼，更何况出于不能违背血缘的考虑，除了牛观禅师，似乎再也没有人能安抚那个不幸男人的灵魂了。”

“原谅我不能接受。那种要死于非命的男人，是不需要老僧超度的。”

牛观的嗓音坚定而有力。

“至少在老僧生前。”

牛观像是确认似的又加了一句。

“好吧。”

致修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像跳舞似的走下夜色深沉的林中小路，看上去简直是个疯子。

第二天早上，寿东为了伺候崔致修去他住处的时候，致修并没在房间里。

“这么早就起来啦？”

寿东在寺庙内转悠着找致修，但是哪里都找不见他的身影。

“去哪儿了呢？”

寿东不安地走出了寺门，但还是找不见人。

“咋回事儿呢？”

寿东回到寺里，想着也许这会儿致修已经回来了，就跑到他的住处去，但还是不见有鞋脱在那儿，打招呼也没有人应答。打开房门一看，房间里干干净净的，没有睡过的痕迹。寿东的脸色苍白了。他气喘吁吁地又在寺内转了一圈，再到禅房附近找，然后又跑到寺门外面去了。

“啊！”

寿东停住了脚步，他看见了低头走来的致修。

“老爷！”

“……”

“您去哪里了……小人，一直在找您！”

寿东高兴地说道。

致修抬起了头，两个眼睛通红通红的，衣服都被夜露打湿了。

“老爷！”

寿东倒退着叫道。一瞬间，他感到毛骨悚然，脑海里闪过崔致修是不是疯了的想法。

“现在去睡一觉，在我叫你之前就不要过来了。”

嗓音是温柔的。

“今，今天不出发吗？”

“没什么着急的。”

吃过早饭后，寿东呆呆地望着姜猎户，问道：

“姜猎户，说点儿什么吧。”

“今天不走啦？”姜猎户问道。

“现在还不清楚……就像哑巴吃黄连，憋死我了。”

“就你自己呀？都一个样。”

“宁可来他个电闪雷鸣，这么憋闷可是头一遭啊。”

寿东坐立不安。他本来是个最沉默寡言的人了，但这会儿因为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不样的事件而心烦意乱。九千和主子崔致修两人纠缠在一起的可怕景象像走马灯一样在寿东眼前乱转。他觉得刚才在寺门外见到的致修的脸一会儿像个谜团，一会儿又好像理应如此。

“世上的女人是妖物。”

“啥？”

姜猎户的反问弄得寿东惊慌于自己说出口来的话，姜猎户却接茬道：

“就是，是妖，妖物。”

“……”

“因为让人心焦的是娘儿们，让人豁出命的也是娘儿们。”

睁大薄眼皮，寿东怒视着姜猎户。

“拿枪杆子打猎为生的人知道得还真不少啊！”

“打猎为生的人难道连阴阳之道也不懂啊？”

“不是姜猎户该插手的事儿！”

“……？”

“我是说不要拿别人的事儿说三道四。”

“啥是别人的事儿啊？”

寿东的话弄得姜猎户一头雾水，心里头升起团团疑云。

“这家伙怎么这么横啊？打昨天开始就闷闷不乐不说一句话，难道这家伙心里有贵女不成？”